

谭昌镕的艺术

谭昌镕

· 百孔雀图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譚昌鎔的藝術

· 百 孔 雀 圖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谭昌镛的艺术：百鸡图·百孔雀图/谭昌镛绘.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410-4041-2

I. 谭… II. 谭… III. ①鸡—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孔雀属—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8106号

谭昌镛的艺术——百鸡图·百孔雀图

TAN CHANGRONG DE YISHU BAI jī TU BAI KONGQUE TU

责任编辑	陈 荣
装帧设计	陈 荣
版式设计	刁 英
图片摄影	罗绩沅
责任校对	李小平
责任印刷	曾晓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55mm×370mm
印 张	21
图 片	200幅
字 数	80千
制 版	成都盛世德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万年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4041-2
定 价	388.00元 (2册)



自白书

我1933年生于四川成都，属鸡，自幼怕上学读书，而喜欢东涂西抹，胸无大志，一心只想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

我最爱川剧，那里面总有些东西使我着迷。13岁，拜上海的倪冰生先生为师学画布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一直在成都川剧院画“档子”。由于工作需要我什么都画，什么都平平常常，所以也就无一技之长了。悲哉！

谭昌镕的艺术

花鸟画作为一个画种，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它是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艺术奇葩。在中国艺术家的笔下花鸟走兽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生命。

人在自然中生存。人与自然相融一直是艺术所渲染的主题。自然界中的四季变换、生命更替，成为艺术家讴歌且乐此不疲的题材。在早期出土的文物和岩画中我们不难看出，花卉、动物一直以来都是与人的生活、劳动分不开的。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在从猿到人的漫长历史演进中，记载劳动狩猎生活的场面的岩画艺术成为早于文字的图式形式。使观者一目了然，而绘制于器皿上的鸟鱼图纹，则成为人们美饰生活，渲染成就，寄托美好未来的图腾式的展示。

斗转星移。在数千年的历史文明中，我们的先祖赋予了四季盛开的鲜花、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以吉祥、美好的喻义。牡丹象征富贵、松柏象征长寿，梅、兰、竹、菊喻示君子气节。因虎、鹿、兽、喜鹊谐音而成为福、禄、寿、喜。清风、明月、苍岩、飞瀑都随艺术家的因心造境和随景抒意，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价值的崇高喻义。千百年来深深地映入了人们的脑海、心田。

自古蜀中多丹青名家，五代时期的黄筌父子及《益州名画录》中记载的众多画家，近现代的张大千、陈子庄等，都有着众多脍炙人口的花鸟画作品传世。花鸟画艺术成为人们非常喜爱的一门独特的艺术。

蜀中花鸟画大师谭昌镕先生，在花鸟画艺术领域笔墨耕耘数十载，创作出了难以计数的花鸟画作品。其作品风格独特，造型准确，多以中锋勾勒，生动传神，设色、着墨富丽典雅，墨气淋漓，极富装饰韵味。

谭昌镕先生的艺术影响广远，曾先后出版了《谭昌镕的艺术》《昌镕画鸡》《昌镕画孔雀》《谭昌镕戏剧人物》等数十种个人专集。在东南亚和祖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名城举办了个人画展。他的艺术作品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艺术哲学、人生哲学理清意远，发人深省。

一、谭昌镕的艺术生平

(一)西学筑基石

谭昌镕1933年生于四川成都，早年曾拜倪冰生先生为师学习画川剧背景。川剧艺术色彩的斑斓、造型的生动变化令少年谭昌镕欣喜不已。业精于勤，他画了大量的素描、速写以及水彩、水粉、油画作品，为其后来的中国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作品《山城风景》《上海绿园》《西子湖畔》《北京前门》中，我们可以看到准确的造型和生动的用笔。那时的人们对待艺术除了虔诚的执着好像就没有别的了。这份虔诚是多么的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艺术家的思想，从而左右其行为。在《苏州虎丘》中，画家对塔、亭、围墙的刻画用笔简洁而生动，对树的刻画却更为精细，下了许多工夫，这是与许多艺术家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一般技巧娴熟的艺术家用比画树更多的精力和笔触来关注、刻画塔、亭（塔、亭是主体）。而谭老却不同，寥寥数笔即把塔、亭的形体刻画出来，精炼而准确。有的地方连勾形的线条都保留着，没有着色覆盖，呈现给读者轻松而明快的视觉效果，耐人寻味。湿画法画出的《山城小景》把水彩的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充分地反映出了梅雨季节中的山城景象，画中路边小摊吃早餐的人群以及炊烟将雨雾中山城的世俗生活充分展现了出来。《北京前门》以仰视的构图刻画出巍巍的前门，画家在画中注意

了冷暖色的对比，暗部暖色的倾向明显地反映出画家对色彩的认识。整幅画无论是城楼、城楼上的瓦以及栏杆、路灯、树、车、行人等，都刻画得非常细致。画家创作时那种认真而严肃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对造型、色彩的充分理解，认真观摩，刻苦磨砺之后，画家才能刻画出这么可以承载历史记忆的精美作品。这种能力的确立，为谭昌镕后来所进行的中国画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画中的魅力

对中国画的学习，是谭老的艺术风格由西学向中国传统艺术倾斜和变化的重要选择。中国画以超越自然地对物象象征比拟的描绘，这一传递艺术家的心灵感悟和抒发自身意识的艺术形式，成为其终身的追求。

谭老几时开始画鸡，我不得而知，属鸡的他笔下的鸡却成为了他中国画艺术的符号，是众所周知的。“鸡”音通“吉”，在中国花鸟画中象征吉祥。大吉大利、富贵吉祥、吉星高照等，画鸡的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谭昌镕笔下的鸡造型夸张，把雄鸡的雄壮、高昂，母鸡的慈祥、亲和，小鸡的天真可爱，表现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的画色彩、用笔都与传统的画法大异其趣，别开生面。我喜欢他的画，无论是工细的、还是写意的都充满了个性化的语言。就造型而言，他在准确的基础上进行了有趣的变形，关注鸡的形态变化。在眼神的处理上，顾盼传情，传递出一种生动而耐人寻味的语言。在用笔、用墨上，注重水墨的表现形式，工、写皆水墨淋漓，设色鲜活。在羽毛的刻画上，积墨撞水法写出羽毛，随水晕开的笔痕呈现出毛茸茸的感觉，生动迷人。谭老画鸡配景也是一绝。无论是植物的枝干还是花叶，勾染并举，笔笔连贯，一气呵成。谭老用笔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充分地“悟”到了中国画中“写”的韵味。作品传神，引人入胜。在《全家福》中，雄鸡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一的位置，硕大的身躯给人安全之感，它充满慈祥地注视着活泼的孩子们，和依偎在一起的母鸡构成了小鸡的安全屏障。一群以浓墨刻画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围聚在父母的身旁，享受着天伦之乐。整幅画营造出温馨而甜蜜的气氛，十只鸡的数量构成了十全十美之意，幸福美满之情跃然纸上。在谭老的作品中，我尤喜欢其用“没骨法”写出的鸡。以《和》为例，雄鸡用赭石，雌鸡用浓淡墨，均以没骨法写出，而小鸡却用勾染法写成，画面视觉冲突，色墨对比强烈。雄鸡头向左，雌鸡头向右，形成左右互动的和力。既体现了构图的对称性，又营造出祥和的生活气息。画中大鸡静止，小鸡活泼地四下觅食，动静结合，生机盎然。

多年的探索使得谭昌镕的中国画艺术成为独树一帜、有别于古人和今人的独具魅力的艺术。

“昌镕鸡”名扬天下。

二、谭昌镕的艺术思想

(一)学习得真知

谭老是善于思考和勤于思考的艺术家。理论指导实践，在谭老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也最完善。健谈的谭老常常将哲学繁杂高深的理论化作简洁明了的比喻，给大家耳目一新之感。他谈到艺术作品应该传神，在川剧中，传神的意象通过演员的眼、手、身形等以生动的肢体语言将观众引入妙境，这是值得画家学习的。以谭老所画的《戏剧人物系列》为例，他用中锋流畅的用笔勾画出戏剧人物不同的性格来。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谭老说，学习应该一步一步地深入。今天走一步，明天走两步。无穷尽地升华。在古时候，“习”是指小鸟学飞的时候发出“习”“习”“习”的声音，翅膀扇动不断地重复叫“习”，是时时刻刻不忘学习的意思。对他而言，学习能够解决疑惑就是高兴的事情，别无他求。

谭老作画豪情干云、潇洒奔放，大刀阔斧与精雕细刻并用，无论先勾后染还是先染后勾的花卉、鱼虫、飞禽走兽，信手拈来，笔走龙蛇，大气奔腾。谈笑间，精美巨作，一挥而就，令人咋舌之时不得不佩服其娴熟高超的技巧和成竹于胸的艺术修为。谭老把画家手中之笔比喻成战士手中的枪，战士要紧握手中枪，而画家则要紧握手中笔。

有人夸他勤奋，他说“啥子勤奋哦，不能这样说。以抽烟为例，我一天抽一包，你一天抽两包，不能说你抽烟勤奋吧，只能说是‘瘾大’。我画画有瘾，不画心慌。”不论走到哪里，有没有地方画画是他最关心的事。

(二)认识自然感悟生活

谭老主张多写生，艺术家的艺术语言要从自然中来，从生活中来。并用自身的艺术形式对自然的美好进行唯美地传达。艺术家通过概括、归纳、形成自身的艺术语言反应在作品之中给人以美的享受。谭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画了大量的速写，为其创作收集了丰厚的素材。令我记忆犹新的事，十余年前，我去拜访谭老时，他带我参观他的百鸟园，孔雀悠闲地散着步，百鸟欢快地歌唱，好一个人间仙境啊！谭老常与他们为伴，认真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不禁使我想起北宋宫廷画家画花开早中晚之形态和飞禽着地时脚的动态，可谓鲜活之至。谭老善于观察生活，感悟生活，他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是生活的结晶，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三)赏心悦目的快乐艺术

谭老认为：“艺术市场是有规律的，画家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天天都开张，天天卖画咋画嘛。我画画的时候只想把自己的画画好，跟别人不一样，从来没有想过卖不卖得脱(掉)，随心所欲，直到今天都很难按别人的要求去做。我巴不得我的画永远不开张，我的艺术就得到升华了。”说到这儿他笑了，笑得那么天真，也笑得那样得开心和自豪。艺术如果是以金钱为标准，就偏离了艺术本身的轨道。艺术应该是赏其心而悦其目，给人们快乐的享受才是，不能变味。

(四)反对艺术有捷径

“时下很多习画的人都想走捷径，想通过哗众取宠出名，好使画卖个好价钱。我不主张这样，没有经过寒冬酷暑的磨砺、艰辛的探索，艺术何以得成？前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某著名电视台请了个画家来谈画家速成，说什么把中国画中最美的、最精到的用笔提取出来，汇总成技法来教学生，画不来画的人只需一个月就能速成，就能当画家，太好笑了。事物是一分为二的，祸福相依，好坏相存。就艺术而言，更是如此。何为美的色彩？何为好的用笔？这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可言。艺术创造，非一日之功，无知识的积累、生活的阅历、技巧的磨炼，思想从何而来、技巧从何而来？炒菜做饭，尚且如此，更何况搞艺术呢？艺术创造不是简单的模仿。当下艺术界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一种浮躁心理所致，可以理解，但不能仿效，更不宜推广。令我痛心的是，在媒体大肆宣扬的同时，更有甚者我们个别的极具权威性的

专家也跟着起哄。哎！可悲！艺术实践应该是严肃的、认真的，绝非儿戏。”

那么，艺术有没有捷径呢？有。艺术探索重创造，艺术的捷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梅花香中苦寒来”“艺海无涯勤作舟”。

三、谭昌镕的绘画语言及技巧

(一)中国绘画以线造型的艺术

我们在谭昌镕先生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高超娴熟的对“线”的驾驭能力。中国绘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画，线是第一要素，也是中国绘画的重要语言。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骨法用笔”即是对中国画勾线行笔的重要描述。千百年来中国的艺术家们在银钩铁划、行云流水的用笔中，感悟和体会着笔墨的韵律之美。中国画的线条之美，在于其行笔的过程中讲究快慢疾徐、抑扬顿挫，讲究毛笔在运行中的笔尖、笔肚、笔根的粗细变化，或卧扫，或立行的表现方式，千变万化，韵味无穷。谭老的中国画无论是精勾细描，还是没骨写意，其笔下的孔雀、鸡、迎春花、牡丹、秋菊等都呈现给人们鲜活绚烂的韵致。

(二)丰富多变的色彩魅力

中国画的设色多单纯，红、绿、黄色相分明，讲究纯净之美。我们在谭老的作品中见到的设色却有别于传统的平面设色法。补色的运用，使其设色作品单纯中孕育着丰富的色彩关系。以画植物的叶子为例，绿叶中渗入硃磠色形成的色彩自然多变。这一技法在其画锦鸡、孔雀时也被广泛运用。羽毛用胭脂勾勒，硃磠调淡墨画出，绿色分染、勾染并用。孔雀明丽富贵之气尽显。在《秋趣》中，对菊花的描绘，黄、紫菊花相间，墨绿色画叶，棕绿色画竹竿，色彩醒目。赭色刻画的雄鸡和破墨法画出的雌鸡和小鸡，使画面欢快明亮，喜气洋洋。

(三)“加、减、乘、除”法，完善艺术技巧。

“加法”，谭老是勤劳的蜜蜂，开心地酿造着艺术的美酿。在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尤以《百图系列》发人深省，《百扇图》《百鸡图》《百孔雀图》应运而生，令画坛晚辈后生汗颜，那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作啊。仅就构思的巧妙、题材的丰富、表现技法的多样就非常人所能及。

谭老说四川人聪明，把干事情称为“活路”，干才有“活”路，不干只有死。

业精于勤，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耕耘中，技巧的提高和完善，经验的丰富与积累，思想的感悟与成熟，成为其艺术成就所取得的必然。

早年的谭昌镕什么都学，在那个年月里，学唯物主义，学辩证法，学西画、中国画以及艺术理论。“杂粮”的营养逐渐丰厚了艺术家的学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画家制胜的法宝。日月穿梭，年轮更替，几十个春秋下来，一个“悟”字，圆融了艺术家的艺术语言，使其作品生动鲜活，韵味无穷。

“减法”，谭老说，学东西时要旁征博引，多多益善，进行艺术创作却要善于思考，用最具个性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来，并引起人们的共鸣。

我曾问过他：“谭老，您的人物画画得如此精妙，了解您的人都知道您的戏剧人物生动传神，妙思奇构堪称一绝。为何您现在却着力于花鸟画的创作呢？”他笑着说：“人是最难认识的，思想复杂，还是花鸟单纯一些。”一句话让我明白了谭老借物寓

情本旨之所在。

谭老钟情于花鸟画的创作，也是其艺术“减法”的表现吧。
如历归真画虎，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张大千画仕女一样，他们都以各自的专长而扬名，谭老画鸡，画孔雀也是如此。

“乘法”，他说：“1993年退休到现在，我都在做乘法，我画的鸡和孔雀比之前的更精细，构图更繁杂。解决了艺术上的困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我也不需要靠卖画养家糊口了，这个时候就是我的乘法阶段。”

“以百为单位的画，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标准，让自己每天都有事可做。我们不是思想家，是实践家，有了数字就有了目标了。这个一百张画完了，又来一个一百张。人的一生太短，有太多的事做不完。着急啊！俗话说，‘急中生智嘛’。我的生活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么朴实的语言啊。人人都懂的道理，却人人都未必能做得到。

这一时期谭老不遗余力地精心地丰富着自己绘画的语言。他的创作数量之大、语言之丰富，是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在《绣球双禽》中，盛开的绣球花，用工细严谨的双勾法画出，绣球花的设色用细笔法染出，并注重了对光的描绘，花色紫红各异，富有变化，无一雷同。双禽的画法，一改过去的破墨、泼彩法，运用的是勾描的技巧。刻画羽毛施以赭石、淡石绿，用白色撕毛，笔笔中锋，石青着鸡冠，把凤头鸡刻画得鲜活生动。

“除法”，谭老说，80岁后他就要做除法了，除法最高也最难，要舍去很多东西。人生在世，“舍得”很难做到，有舍才有得。就物质与精神来说吧。金钱是物质的，人们对物质的依赖来源于维持生命。人没有物质不行，物质的诱惑很大，可以控制人。而艺术却是精神的，是可以让人愉悦的。如何处理好它们的关系，这很重要。

舍得是矛盾的，我们说舍去物质的，得到精神的。但往往很多人想的都是舍去少的物质得到更多的物质，这种是不行的。艺术贵在创新，这需要艺术家的豪情和敢于思变的勇气，要舍得打破原有的艺术形式，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语言，从而得到升华。在这两本画册中，谭老用没骨简笔法画出的鸡、孔雀，清新而明快，《水墨孔雀系列》用笔刚劲奔放，间插山水画技法，墨韵生动，气象万千。我不禁想到了石涛、八大之笔意。看似随意，却先成竹于胸，而后信笔挥写，意韵悠长。在《富贵双屏》中，孔雀造型呈左右对称状，石下点缀的玉兰、青竹，两幅画运用了中国传统条屏对称式画法，孔雀一胖一瘦，珠联璧合。构思巧妙，立意清新。孔雀的身躯、羽毛均用湿墨以没骨法写出，挥笔直扫，精妙绝伦。习画中国画的人都知道，湿墨画没骨造型是很难的技巧，在宣纸上笔含水分的多少，运笔力度的大小、快慢，均要恰到好处，否则易画软，墨散无形，难出其神。这两幅作品技巧精湛，令人叫绝，看似寥寥数笔，实是艺术家一身功力的呈现。艺术之难在极简处吧，舍去了华丽与繁杂，归于平静和安详，“静”而得慧。人生亦是如此吧。深明其理的谭老，其艺术正在觉悟中步入新的高峰。

四、谭昌镕的人格魅力

(一)谦虚认真，精湛艺术。

名满海内的谭昌镕先生以谦虚、和善好客著称。他从不说自己是什么大师，只说自己是手艺人。在他所有的出版物中都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作为他的自序：“我1933年生于四川成都，属鸡，自幼怕上学读书，而喜欢东涂西抹，胸无大志，一心只想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我最爱川剧，那里面总有些东西使我着迷。13岁，拜上海的倪冰生先生为师学画布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一直在成都川剧院画‘档子’。由于工作需要我什么都画，什么都平平常常，所以也就无一技之长了。悲哉！”他说：“小时

候母亲的教诲就是‘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有缘拿到了画笔，我想的是要成为一个有精湛技艺的手艺人。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画好画，从没想过成名成家，更没有想过画还能卖钱。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画画的时候就应该是手艺人。”

(二)通达好客，鼓励后学。

谭老对我说，他设了个“寂寞奖”，管吃管住，鼓励年轻人或爱好绘画的人到他这里来画画。十多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人来拿这个奖。我感到诧异，怎么会呢？但随即一想，确实很难，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只能一心一意地静心画画。现在的人杂事缠身，要静下来寂寞地画画，的确是很难，难怪谭老称它为“寂寞奖”。

谭老为人豁达，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有社会名流、达官显贵，艺术家在他那里相聚更是常有的事情。谈高兴了，吃饭、喝酒，有时一摆就是好几桌，遇到节庆、喜事更是数十桌。

席间谭老引经据典，纵横中西，从哲学谈到经济，从生活谈到艺术，语言丰富，观点精辟。来宾们常常被谭老幽默诙谐、充满睿智的谈吐引逗得开怀捧腹，乐而忘返。谭老因此也被誉为画坛的“孟尝君”。对于登门求教者，无论年龄大小、功力高低，他都认真接待，并耐心给以指导。经他指点的人，有的已成为书画名家，谈到谭老至今都还感激不尽。数十年来谭老诲人不倦，可谓桃李满天下。

(三)无欲则刚，明理致远。

谭老的画室叫“没名堂”。“没名堂”本来是成都人骂人的话，但被谭老一用却成了经典的画室名。一踏进谭老的画室，这样一副对联便赫然跳入你眼中：上联“横涂竖抹没名堂”，下联“上下求索但求腾”。喻义深刻，用四川方言念出，让人捧腹，回味无穷。如用普通话读来却又充满立志进取之精神，足显谭老的睿智和才气。谭老说，“没”通“莫”，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别的行业的人看我们搞艺术的都是没名堂，其实我们这行是大有名堂。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人雅集成为一种时尚，“没名堂”是那个时期企今为止文人画家聚会和探讨艺术的重要场所。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学者常出入于此，“没名堂”留给人们许多的回味，至今谈起还津津乐道。

豁达的谭老，在谈到有无的关系时，他说：有和无是分不开的“有也好，无也好，有无都好；生也妙，死也妙，生死皆妙。”

平和的心态，勤奋地探索，智者的才思！

我们从谭老无论华美、繁密的或是单纯简约的作品中，可以领悟到其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相吻合的高度一致所传递给人们的人生感悟和启迪，以及艺术的唯美享受。“没”“空”是至高的境界，它们包罗万象，无穷无尽。

不受外界的干扰，心无旁骛地进行艺术创造。

精湛的技巧和喻义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就是谭昌镕的艺术。

取个没名堂，其实有名堂。

荏苒数十载，笔墨著群芳。

画鸡能打鸣，孔雀展锦屏。

巴蜀多俊杰，国粹扬美名。

在谭老《百鸡图》《百孔雀图》，即将付梓之际，赠此诗以贺。



2009年9月16日于快逸堂





百孔雀图
丁巳年夏
丁巳年夏
丁巳年夏
丁巳年夏





二六四九年春于北京
丁巳年











三子
丁巳年
春
畫
於
京
師
之
百
孔
雀
圖





百孔雀图
丁巳年
李苦禅
画

李苦禅

李苦禅的艺术·百孔雀图